

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福尔摩斯探索全集

by CONAN DOYLE

His Last Bow

鞠躬尽瘁

[英] 柯南道尔 著
俞步凡 译



SEU 2663321

Sherlock Holmes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1561.45
193/.2

His Last Bow

鞠躬尽瘁

by CONAN DOYLE

[英] 柯南道尔 著

俞步凡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鞠躬尽瘁/[英]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著;
俞步凡译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2
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; 8)

ISBN 978-7-5520-0109-9

I. ①鞠… II. ①柯… ②俞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9636 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八

鞠躬尽瘁

著 者:[英]柯南道尔

译 者:俞步凡

责任编辑:陈如江

封面设计:王小阳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8.5

插 页:2

字 数:149 千字

版 次: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109-9/I·066

定价: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His Last Bow

鞠躬尽瘁

前言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朋友们很高兴获悉他依然健在，只是有时偶发风湿病，走路有点跛脚。他避居一个小农场已有多年，农场距离伊斯特本^①五英里，是一片丘陵地。他在那里研究哲学和农艺，以度时光。在这段休闲期间，他拒绝受理任何案件，即使再高的报酬也不例外，下定决心从此永远歇业退休。可是由于德意志战争的逼近，为服从政府的需要，他那非凡的智慧与丰富的经验再作贡献，又留下了历史性成果，这些都记载于《鞠躬尽瘁》篇中。还有几篇以前的探案记录，长久保存在我的文字材料中，现在也收入《鞠躬尽瘁》而辑成完整的一卷。

医学博士 约翰·H. 华生

① 伊斯特本(Eastbourne)，伦敦向南一海边胜地。

目 录

维斯特里亚住宅案	1
布鲁斯-帕廷顿计划	53
鬼足之谜	101
红圈会	142
单身女士失踪案	175
奄奄一息的侦探	208
鞠躬尽瘁	235

维斯特里亚住宅案

1. 约翰·斯科特·艾克斯先生的奇异经历

我查阅记录本发现，此案上手是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底阴风凄凄的一天，我们正坐着吃午饭，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，他马上草拟了复电。他没有说话，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。之后站在火炉前，陷入沉思，抽着烟斗，不时看看电文。忽然，他转过身来，向我闪着诡秘的眼色。

“我想，华生，我们应该把你看成是个文学家，”他说，“‘怪诞’这个词，你该怎样解释？”

“奇怪——荒诞。”我回答。

他对我的解释摇摇头。

“应该还不止这些解释吧，”他说，“其实还含有悲剧和恐惧的意思。你回想一下你写的那些个故事，都叫广大公众久已感到头痛、感到厌烦了，你必须认识到，越奇怪不可思议，其中越有犯罪。想想那个‘红发会’，小故事，开头就真是奇怪得

不可思议，到结果原来是铤而走险抢银行。另外，还有，‘五颗橘核’，那件事最奇怪荒诞，弄到结果原来是杀人灭口案。所以一见怪诞这个词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“电报上有这个词了？”

他便大声念电报。

适遇最怪诞不可思议之事，可否请教？

斯科特·艾克斯，

查令十字街邮局。

“是男是女？”我问。

“噢，男人，当然是。女人不会发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；要是女人，就自己来了。”

“准备见他？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把卡鲁塞斯上校送去坐牢以来，你知道我有多无聊。我的脑子像一部空转的引擎，它原是制造来为工作而转动，没有工作便就空自转，空转得快要四分五裂解体了。生活平淡，报纸乏味，创造力、浪漫情怀，似乎都已经从这个犯罪世界上绝迹。也许你要问我了，如果有新问题，不管问题初看是多么微不足道，我要不要接手呢？哦，现在这个，大概我不至于弄错，是个委托人找我们来了。”

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一会儿工夫，一个壮实高大、灰白胡子、相貌令人敬畏的人，被引入室内。他持重的面相和高傲的态度，显露着他的身价，从他的鞋罩到他的金丝边眼镜，表明他是个保守党、教士、好公民，一个地地道道的正统派保守人士。但是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，扰乱了他原有的宁静，他那怒发冲冠的样子，气得通红的面颊，紧张激动的神态，都说明他内心无法镇定。他一进来就开门见山谈问题。

“有件极不愉快的事，偏偏就叫我给遇上了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他说，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，太不像话了——绝对不能容忍，我一定要讨个说法，讲个明白。”他怒冲冲喘着粗气。

“请坐下，斯科特·艾克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同情地安慰他，“首先，我请问一下，你来找我究竟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哦，先生，事情倒是不怎么样，和警察都没关系。可是你一听到情况，保证你也会认同，我可不能忍气吞声白受窝囊。私家侦探这一号人，我原本一点也没有兴趣，但是你的大名，是我久仰——”

“承蒙抬举。但是第二点要请问，你为什么不是立刻就过来呢？”

“你这是怎么个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一刻，”他说，“你的电报大约一点钟发的，而你的麻烦是在你一早醒来就遇到了，这从你的衣着修饰上看得出来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用手捋捋平没有梳过的头发，摸摸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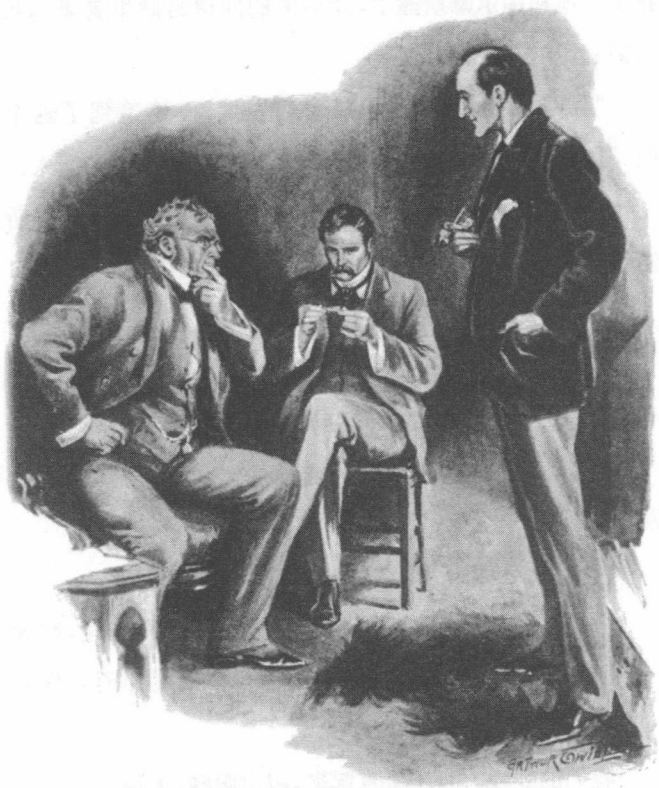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讲得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来不及想到要梳洗，我忙不迭赶快离开那所房子。我没来你这里之前，是到处去打听，去问了房屋经纪人。你知道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都已经付清，说维斯特里亚住宅一切正常没问题。”

“慢着，慢着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道，“你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他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叙说事情没头没脑。请你把思路理一理，按部就班挨次序告诉我，是什么事情把你急得梳头修面都顾不上，礼靴、背心纽扣都没好好扣，就跑着找人问事、帮忙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苦着脸看看自己上下不整齐的怪模样。

“也真是，太不像样，福尔摩斯先生。说真的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事情。我把这件怪事从头至尾说给你听。你听我一说，你会觉得，肯定的，觉得难怪我乱糟糟这副模样。”

但是，他还没开始说就被人打断了。门外一阵响声，接着是哈德森太太推开门，让进两个威武雄壮的警方当官模样的



“我来不及想到要梳洗。”

人，其中一个是和我們很熟悉的格雷格森，蘇格蘭警場的警官，雄赳赳氣昂昂，就他那個圈子里的人，他稱得上是一名干將了。他和福爾摩斯握手，介紹他的同道是薩里警署的貝尼斯警官。

“我們一塊兒追蹤，福爾摩斯先生，一追追到了這個方向。”格雷格森的一對巴兒狗似的大眼珠轉向我們的客人。

“你是李街波漢公館的約翰·斯科特·艾克爾斯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們找你找了一上午。”

“你們能跟上他，是靠的電報，沒問題。”福爾摩斯說。

“正是，福爾摩斯先生。我們到查令十字街郵局找到線索，才跟到了這裡來。”

“你們跟住我為什麼？要怎麼樣？”

“我們希望有你的供詞，斯科特·艾克爾斯先生，昨天晚上，厄榭那邊維斯特里亞住宅的阿洛伊修斯·加西亞先生的死亡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們的委託人身子坐直起來，瞪出眼睛，大驚失色。

“死了？你是說加西亞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谋杀，确定无疑是谋杀。”

“哦，上帝！太可怕！你的意思——你的意思，不是怀疑上我了吧？”

“有你的一封信，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，信上看出，昨天你要到他家里去过夜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，那就没错。”

警官随即拿出记事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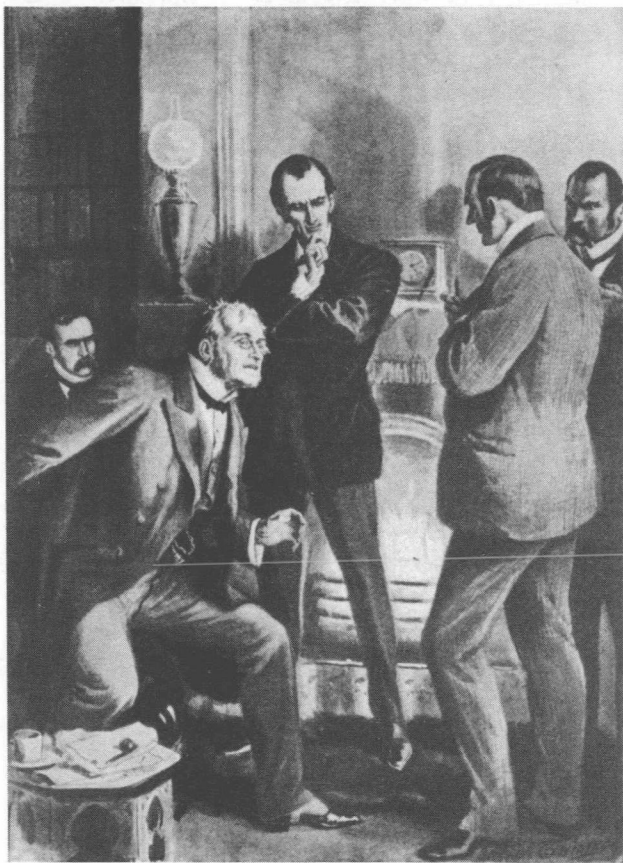
“等一下，格雷格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“你们要作的记录是一份普通陈述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是我的职责，要明确提醒斯科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他的陈述将用来作为控告他的证词。”

“艾克尔斯先生在你们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正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我想，华生，白兰地苏打水喝一点对他有好处。现在，先生，我建议你不必顾虑，他们来归他们来，你还是照你原先的，要怎么讲就怎么讲，就像没有被打断一样。”

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，脸色恢复了。朝警官的记事本疑疑惑惑地看一眼，立即开始叙述怪诞的事情经过。

“我是单身，”他说道，“兴趣、精力全在社交方面，交了一大堆朋友。朋友当中有一个是做酿酒生意的人，已经退休了，他叫麦尔维尔，住在肯辛顿阿伯玛尔大楼。几星期之前，是一



“不是怀疑上我了吧？”

起吃饭在饭桌上，通过他认识了一个年轻人，名叫加西亚。他是西班牙人，我知道，他还同他们的大使馆有点联系。他讲的一口英语很棒，言语、态度叫人喜欢。长得很帅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他这么帅气的。

“这年轻人和我很快就建立起友谊。他第一天见面就对我很好，没两天就到李街来看我了。就这么一回生两回熟，最后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，在厄榭和奥克肖特之间的维斯特里亚住宅。昨天晚上，我应约去了厄榭。

“他家里的情况，在这之前已经和我讲过。他同一个忠诚老实的仆人住一起，是他同胞，照料他的一切起居饮食。这个仆人能讲英语，掌管家务。还有一个手艺高超的厨师，他说是个白人跟印第安人的混血儿，在旅行的时候找到的，能烧一桌大餐。我记得他说过，布萨里的中心发现这么个住处有多么奇怪，我也同意他这个讲法。事实马上就证明它比我想的还要奇怪。

“我乘车来到这个地方——大约在厄榭南边两英里远。房子挺宽敞，背对大路，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，两旁夹着不矮的常青灌木。那是一幢破烂的房子，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整修。我的马车走过长满乱草的车道，到了大门前，那风雨吹打得污黑斑驳的门面，使我不禁怀疑自己拜访这么个了解不深的人，是不是莽撞。这时，他亲自来开门了，欢迎我，态度热诚，叫男

仆替我拎包，带我到卧室。男仆面色黝黑、阴沉，整个屋子灰溜溜不舒畅。我和他面对面坐着用餐，他尽力殷勤接待，但好像心不在焉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我不懂他在讲些什么。他不住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，牙齿咬手指甲，还有一些表现，神经很紧张的样子。一顿晚餐，做得味道很差，招待也并不周到。仆人板脸不说话，叫人很扫兴。老实对你说，这晚上我有好几次想找借口回李街算了。

“有一件事情我记起来，可能对两位先生调查了解情况有帮助。当时我是一点也没有在意。晚饭快吃完的时候，仆人递进一张便条。我注意到，主人看了以后，更加心神不定，比刚才更像掉了魂似的，连心不在焉似的讲话也不和我讲了，坐着一根接一根抽纸烟，只顾自己一个劲儿想着什么。那便条上什么内容，他没跟我说起。大约到了十一点钟，安排我去睡觉。过了一阵，加西亚在门口张望——房里这时暗着——问我有没有拉铃叫过人。我说我没有拉过铃。他说很对不起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，说是时间已经快到一点了。这之后我就睡着了，一夜没醒，睡得倒很好。

“现在要讲到吓人的事情了。等我醒来，天已大亮，一看表，时间都快九点了。我当夜特别关照要八点钟叫醒我，这个事情怎么会忘了，我非常奇怪。我一骨碌跳起身，拉铃叫仆人。没人应声。我拉了又拉，就是没人应。一知道了，铃出

了毛病。赶紧穿上衣服，跑下楼去，心里很光火，要叫送热水来。你可以想象，我有多么吃惊，居然一个人也找不到。我在厅里高声喊，没人。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跑着看，没人。主人头天晚上指给我看过他的房间，我就去敲他的门，没有人答应。转了把手推门进去，房间里空的，看床上的样子，根本没有人睡过。他和其他人都跑掉了。这家的外国主人、外国仆人、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全都没了踪影！我拜访维斯特里亚住宅就是如此结果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搓着双手，咯咯地笑，因为他收集的奇闻轶事中又多了这一件怪事。

“你遇到的这个事，据我所知，可算绝无仅有，”他说，“请问先生，后来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火得很。一上来想的是我受人捉弄，拿我来开玩笑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屋门猛地碰上，拎着包回厄榭了。我去找了村里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商阿兰兄弟商号，发现那间别墅正是这家商号出租的。我忽然想到，从前后过程来看，不像是故意愚弄我，主要目的是为了逃避房租。现在正是三月底，季度结账日快到了。可是这个看法也不对，房产经纪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，但是告诉我，房租都预付好了。随后我来到城里，找了西班牙大使馆，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。这下，我就去找麦尔维尔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是在他的家。可是我发现原来